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

第九回 諸把勢傳簽斂費 眾刀筆鳴保與詞

話說庚嘉福同王七、趙八離了北京館，到了強大家，在雙林房裡坐下。強大走進房裡，向三人道了謝，喊人獻茶、裝煙，開了燈與庚嘉福過癮。巧雲聽見他們來了，趕到房裡，請叫過眾人。庚嘉福道：「為你的首飾，洋錢票子，我同他們吵了一陣，總沒人認賬。該應你是小破財，改一日我捉個野豬來還你願罷。」巧雲道：「費乾老於們的心。」看見牀上燈已開了，遂道：「我來代乾老子打煙。」走近牀前睡下，拿千子打煙。庚嘉福也就睡下去過癮。強大在旁邊坐下，向庚嘉福道：「四老爹，我這個門如何開法？生意是日見其壞，這幾日把勢的知單傳簽，紅白喜事酬應不清。並且有些簽上的人的名字，莫說不認識，從來也未曾聽見過。更好笑那在過甘泉門首賣過水煙的廬州老，名叫紙老虎，簽上名字叫劉詩，傳了一條簽，昨日來收簽份子。我把八十個錢例分與他，就在這裡南腔北調大打大吵。還是撞見個客家認得他，腰內抓了幾十個錢，才拿了去。是人也狠，是鬼也狠，不知他們心裡想怎樣。昨日地保方尚送了個知會來，說是畢老頭子的，尚未曾告訴老爹。今日方尚又送了一個知會來，說是武秀才包瓊的。這些事雖不要緊，究竟非錢不行。轉眼之間又鬧龍船，又到節下，如何辦法？」庚嘉福道：「你且將知會拿了來。」強大到裡面拿出兩張白工單紙寫的知會到了房裡，庚嘉福叫強大遞與王七道：「我認不得字，你念與我聽。」王七接在手內，將一張先念道：

具知會武生包瓊

抱告僱僕李升

知為姪遭娼誘，恃眾逞凶事。竊生胞兄物故，遺姪包靜，生領回撫養，現已成丁。讀書未成，性耽遊蕩，屢教不改，竟或徹夜不歸。常將家中衣飾攜出，已非一次。擬思首件，奈因孀嫂珍護。本月初八日，孽姪膽將生妻金環、銀鐲、金戒指等物潛攜往外，數日不面。生四路訪尋，知係九巷開窩之強大引誘，藏匿家內。生隨往彼找尋，目見生姪在彼，與女妓雙林、巧雲等同桌飲酒。生當將姪呼叱，不意強大挺身向前攔阻，將姪藏匿，復敢向生凶烹。稍向理論，強大喝令男女僕婦多人，欲奔生毆。生因孤掌，未便私較，急奔方脫。迫鳴該處地保，庇護不理。似此窩娼引誘良家子弟，率眾逞凶，均乾例禁。不叩究追，生姪必遭伊等毒手。為此具知交保轉報。伏乞父台太宗師電賜，差拘強大研訊，交人交物，懲凶肅法。所具知會是實。

王七念畢，庚嘉福問強大道：「包瓊因為何事同你玩知會？」強大道：「那一日在柳巷煙館裡，撞見他在那裡吃煙，叫我代他會兩個老子煙錢，我卻沒有代他，想必是因此作怪。」庚嘉福道：「吃把勢飯，全要眼亮。你就是代他會兩筭煙錢，也不過幾十文。如今要想幾十文了結不掉了。」又向王七道：「你將那一張再念與我聽。」王七遂將那一張知會念道：具知會候補通判畢慶嘉

抱屬王順

知為龜棍逞橫，迫叩究逐事。竊職原籍徽州，寄居揚郡舊城八巷地方。昨晚回歸，路由九巷，遙見火光燄識，人語喧嘩。職疑係人家失慎，近前查詢，始知係積慣窩娼之龜棍強大家女妓桂林、巧雲等出局回歸，轎夫在門前手持火把打降，路為塞阻。職令伊等讓路，該轎夫等恃蠻行兇。強大在旁除不叱阻，反取喝令轎夫並外場打雜多人，奔職攢毆，火把燒燬職衣，臨審呈電，幸遇路人解脫。鳴保不理。伏思窩娼本乾例禁，率眾逞凶更屬不法，不叩究逐，閭閻難安。為此具知交保轉報。伏乞父台太老爺電賞，飭提究逐，肅法扶風。所具知會是實。

王七念畢，庚嘉福道：「畢老頭子又是為甚事呢？」強大道：「他節下總拿我的節錢，去歲年節是送灶那日就拿去了，二月裡傳簽，我也酬應過了。前日有一天，在教場裡會見我，叫我借幾百錢與他，幫他個忙。我說連日沒有生意，未曾允他。

想必是這個緣故。」庚嘉福道：「這又是你不是，你不見亮他既同你開口，你就弄二百文與他，也就沒事了，如今要多花幾個了。他們這些人先玩個知會，算是塊敲門瓦，你若不買他的賬，他拿七個錢買個手本，或是到二衙裡，或是府經歷司裡，或是江、甘兩捕衙裡遞進去，那裡算是收到一張銀票，差出個差人來，不怕你不花錢。至菲要用十塊八塊，還要同原告玩錢，才得了事。這叫做為小失大。開這個牢門，總要識事，順袋繩子要放鬆些。俗語說得好，『把勢錢把勢用』。這碗倒頭飯，若是沒有這些花消使費，開門的人個個總要行鹽了。這兩個知會交與我，明日到教場去會他們，弄幾個倒頭錢，把他們買牢食吃。」

強大道：「這兩件事要多少錢？」庚嘉福道：「至菲每人兩張六折票子才推得下這個情來。還有一件事，我沒有告訴你，有個郭學猷，打知單硬要四塊洋錢一家。」強大道：「郭學猷是個什麼人？」庚嘉福道：「不知他是個舉生，是個秀才？二年前還是個鴉子，很在清堂名裡玩的。好大一秤銀子，如今玩乾了，假學做壞人，代人寫寫詞狀，包攬打個官司。今年春天，在甘泉縣裡搭了元興堂一個抬花的，他家許多銀子。如今這個知單不能不應，他已經向我說過兩次，若再不辦了與他，恐怕他自己到這裡來。他的煙癮又大，開張燈來，像你家這樣小盒子，不知要吃幾盒子呢。稍須恭維不到，又要玩邪術飛兵了。」

在我的意見，這幾件事是不能不辦，相應送他兩張八折票子，還要去代你告苦講難，還不知他可依呢。」強大道：「這兩日實是沒錢，那王倚子的印子錢，我還少他十幾個印。前日向他說了找關，他允我後日送錢來。老爹將這幾件事耽遲兩日，等印子錢過了手開發他們罷。」庚嘉福道：「那畢老頭子、包瓊兩個人，炒蝦子總等不得紅，如何等得？連那郭學猷打知單的事，我總代你墊了，再算罷。」強大道：「如此更好，拜托老爹罷。」

庚嘉福道：「你適才告訴我那些把勢傳簽，也要看人行事，大的大酬應，小的小酬應，就是那簽上名字認不得的，說不得這句話，〔也要〕算個例分，省得為這點小事，又生出別的枝葉，豈不是為小失大呢？若說是沒有生意，今日買只公雞夜裡剪剪性，打個喜醋炭，打起精神慢慢的往前敷衍。這要托天保佑，生意能夠轉轉頭，把身上的債洗洗再說。此刻你身上欠人多少利債，要算是騎在虎背上，欲罷不能。你想想我這話可是的？」強大道：「老爹的話原說得不錯，只是照現在這樣，生意如何過得下去？」庚嘉福道：「那個開門的人家不欠人的債？要像你這樣愁，還要焦死人呢。」強大又問道：「今日茶錢飯錢共用多少錢？」庚嘉福道：「約莫七千多錢。」強大道：「真正是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来。就像是走路碰死了個老頭子一樣。」庚嘉福道：「險些忘記告訴你，還有好笑的事。白實新向我說，叫你幫個忙，算是暗要謝儀。我心裡暗笑，又不便回卻，允他過一兩日會，也要弄幾文文化他。」正說之間，那地保方尚來找強大，聽見庚四老爹的聲音便走進房來，請叫過三人。庚嘉福道：「方伙計，你來做什麼事？有什麼話說？」方尚道：「我一則為昨日晚間的事，我不放心，過來問問。二則今日早間畢老頭子來找我問信，正同他吃茶，那包瓊又送了知會來。我回他們說這裡昨晚鬧事，等了結了，自然有人過來會你們。吃了幾十茶錢去了。我午前將知會送到這裡，未曾會見強大，所以此刻又到這裡來會他的。」庚嘉福道：「昨晚的事已經了結了，難為你擔心。那畢老頭子、包瓊兩個人，我到教場去會他們，斷不叫你作難。強大，你拿一百個錢來。」強大隨即拿了一百文，放在桌上。庚嘉福將錢遞與方尚道：「你拿去將早間茶錢會的了，寬一天叫強大候你。」方尚道：「我同強大也不是一天的交情，不曉得多少事承他的情，幫我的忙，若是件件事同他要錢，倒不成個相好了。」庚嘉福道：「你這麼說就罷了，我是我的江湖禮，不能不這樣說。」方尚將錢拿著，告辭去了。

巧雲正在房裡代庚嘉福打煙，只見三子走進房來向巧雲道：

「巧相公，魏少爺們來了。」巧雲問道：「可是昨日在這裡吃酒的？」三子道：「正是。」庚嘉福道：「巧相公快些去罷，昨晚你被他們拿去的洋錢、首飾，今日放他個差，好補補數。」巧雲聽了，一笑道：「乾老子們請坐坐，乾女兒少陪了。」強大大要另外喊相公來打煙，庚嘉福道：「不必喊了，我自己吃罷。」庚嘉福自己吃了一回，將癮過足，將兩個知會帶在身邊，同王

七、趙八離了強大家。

到了教場竹籬軒茶館，找著畢慶嘉，入了席。庾嘉福道：